

大家国学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
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金克木

卷

“春秋”数学·线性思维
难在第一字
妄谈孔子
风流汉武两千年
反传统的传统
“古文新选”随想
传统思想文献寻根

金克木 著 严晓星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金克木 著 严晓星 编

大家国学

金克木

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国学. 金克木 / 金克木著; 严晓星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201 - 05745 - 3

I. 大… II. ①金… ②严… III. 国学—中国—文集 IV. Z1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8992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丛书题字 王元化

丛书策划 益琳福 成 之

大家国学·金克木

作 者 金克木

编 者 严晓星

责任编辑 伍绍东

特约编辑 曾 羽 吴春艳

美术编辑 兰 馨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745 - 3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间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

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 2006》写了一篇文章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〇〇五年，我在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

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从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

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前 言

金克木(一九一二—二〇〇〇),字止默,笔名辛竹,祖籍安徽寿县,生于江西万载。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异数,其学术历程也别有一番迥异于常人的风光。他中学一年级就失学。一九三五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自学多国语言,开始翻译和写作。一九三八年任香港《立报》国际新闻编辑。次年任湖南桃源女子中学英文教师,并兼任湖南大学法文讲师。一九四一年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兼任《印度日报》及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一九四三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学研究之路。一九四六年回国,应聘于武汉大学哲学系。一九四八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去世。他的临终遗言是:“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金克木并不是国学的专门学者,其主业为印度学。体现他这一成就的学术专著,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但以他思想之活跃、视野之开阔、学问之博杂、性情之慧黠,这一切自然不能满足他的兴致。他晚年写下了大量的学术随笔,结集成《燕口拾泥》、《燕啄春泥》、《文化猎疑》、《书城独白》、《无文探隐》、《文化的解说》、《探古新痕》、《旧学新知集》、《蜗角古今谈》、《庄谐新集》、《路边相》、《风烛灰:思想的旋律》等约二十种,其中颇不乏关于国学的论述。本书的编成,即大多选自这些学术随笔。

金克木晚年的这些学术随笔,文化价值不在他主治的印度学之下,或许竟有过之。同样,他虽不专治国学,仅是偶尔地涉足,但却开启了一

个独到与深广为常人所不敢想望的神奇的新天地。究其根本,首在于“通”。

金克木的“通”,首先体现在他对多种语言和文化的融会贯通之上。除了梵文和巴利文之外,他还精通吠陀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曾仅靠一部词典,一本恺撒的《高卢战纪》,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俄语、日语也略有涉猎。一种语言文字就是一个新的文化世界。在这样贯通起东西、古今的宏阔文化视野之中,考察国学就有了独特的视角,易于发现更普遍的规律,文化价值的判定上也有了宏观的把握。正如他自己所说:“古今中外通了气。看古文如看外文,中外成古今,愈分别,愈通连,愈求其同,愈显其异;愈判其异,愈见其同。”(《蜗角古今谈·前言》)在与他同辈乃至同时代的学人中,具备这一条件的可说是凤毛麟角。《文化三型·中国四学》、《显文化·隐文化》、《治“序”·“乱”序》就是这种全方位会通的代表之作。

金克木的“通”,还在于不同学科之间的打通。他曾自称是“杂家”。他的文章里,涉及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佛学、比较文学、翻译等人文社会科学,每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他始终关心着国际学术的最新发展,甚至在国内还少有人提及诠释学和符号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撰文介绍了。同时,他的自然科学素养也颇受称道。如早年曾痴迷于天文学,译有《通俗天文学》,发表过天文学的专业文章;又娴于数学,与数学家江泽涵讨论拓扑学的问题,对来访的后辈阐发数学“是科学的神经,显示着文化的缩微景象”的观点。此外,数理逻辑、量子力学、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等等,也是他经常与来访者谈起的话题。在这许多学科的通融观照之下,他的国学研究呈现出迥异于他人的面貌,新见迭出,发人所未发。《〈春秋〉数学·线性思维》、《〈春秋〉符号》、《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读〈史记·货殖列传〉》、《谈“天”》、《诗疑妄测三则》充分体现了他在诸多学科之间左右逢源的从容与洒脱。

在从事了半生学院化的学术研究之后,金克木选择以“随笔”这一文体承载他的思考所得,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年事日高,精力渐渐不济,高头讲章写不动了,只好写些既非专业,又非通俗的‘中档’文章”。但有学者则从另一个角度去阐述这一选择的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采用随意发挥且点到即止的‘随笔’体式,实在是被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与左冲右突的思路逼出来的。”也有学者从他非科班的出身出发,强调他追求的是“学问的自由性格”与“精深渊博,不拘一格”的治学境界的旨趣。这也许都对。事实上,“随笔”这一可亲的文体以及金克木的浅近口语、灵动文风,并没有削弱文章的学术含量与理解难度。缺乏足够知识储备、不熟悉金克木思维逻辑的读者,面对流动不居、言近旨远的思想光芒,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表达方式,仍然难免茫然失措,不知所往。通俗的外壳,并不通俗的核心,这不妨说是另一种“通”——沟通雅俗——的尝试。

几乎每一位曾经去拜访过金克木的人,都领略过他那天女散花般滔滔不绝、略无滞碍的“独白”,但更多的只是眼见他奔逸绝尘,几乎没有人能接踵追踪。面对大智者留下的思想轨迹,浅学如我,最多也只敢讲“常读常新”而已。谨遵体例加以编次,是又一次学习,也是又一次致敬。

严晓星

目 录

总 序/1

前 言/1

儒 学

门外议儒家/3

世纪末读《书》/9

上古御前会议/19

读《西伯戡黎》/22

《春秋》数学·线性思维/24

《春秋》符号/28

难在第一字/36

重读“崤之战”/40

轨内·轨外/42

《论语》中的马/54

《论语》“子曰”析/62

妄谈孔子/71

荒诞颜回传/74

与书对话：《礼记》/78

读《大学》/81

齐鲁之别与传统思想/93

郑玄和朱熹/95

六经注我/96

诸 子

古书试新读/99

公孙龙·名家·立体思维/103

“道、理”·《列子》/120

三谈比较文化/127

关于汉译佛教文献的编目、分类和解题/133

怎样读汉译佛典

——略介鸠摩罗什兼谈文体/141

再阅《楞伽》/151

史 学

一梦三千年/161

秦汉历史数学/165

风流汉武两千年/183

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

——读《史记·货殖列传》/198

烽火·鸿门宴/212

谈“天”/217

“律”的符号世界/223

平行名人传/227

反传统的传统/230

试说武则天/234

食人·王道/238

古“读书无用论”/243

唐宋的文史/249

文化百川汇大都/250

蒙族皇帝论法治/253

三“王”的传统/257

诗 文

诗疑妄测三则/263

《玉台新咏》三问/268

文体四边形/278

“古文新选”随想/286

无文的文化/289

“只千古而无对”/301

综 论

古籍整理小议/307

传统思想文献寻根/313

文化三型·中国四学/323

显文化·隐文化/331

治“序”·“乱”序/343

大家国学·金克木

儒 学

门外议儒家

甲：现在谈论传统文化，谈论新儒家，好像很热闹。你我都是知识分子，算不算儒？

乙：不算。

甲：怎么不算？给孔夫子磕过头，念过经书，没出家当道士，没当和尚，没信基督教或者别的教，那就是儒。你不承认，是不是怕秦始皇“坑儒”？

乙：不是。“坑儒”不是坑所有的读书人。秦朝伏胜还当“博士”，活到汉朝传授《书经》。你说的“儒”是“孔教会”的教徒。我说的是有确定含义具体人物思想行为的种种的儒。

甲：照你的说法，只有孔子、孟子、荀子和他们的门徒才算是儒，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先秦的是儒，以后的全不算？

乙：不然。秦以后还有儒。汉代有汉儒。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都讲孔子，又各有一套，彼此也大不相同。唐代的儒只有韩愈等几个人，又和汉儒不同，以反佛反老为主。北宋有程颢、程颐兄弟，南宋有朱熹、陆九渊，又各不相同。他们都没有成为官学。朱熹的学说还被朝廷宣布为邪说。这是宋儒。到了元代，蒙古人统治全中国以后才对朱子的理学大加宣扬，定为正统。他的书为考试做官所必读，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平常说的儒家指的是他的门下。现在又说“新儒家”，指的是现代的几位讲学的大家，非汉，非宋，非先秦，不过有时也挂在宋以来的儒的头上。

甲：你要确切，那就不能不分别其异。但他们都称为儒，都尊孔，能

不能求其同？

乙：他们的同可从非儒的外国同样著书立说的人比出来。请比一比中国儒生和印度出家人以及欧洲教会中的学者在生活上有何不同？

甲：印度佛教和尚以及其他教的出家人靠“施主”的布施为生。欧洲的神父靠教会。在神学院变成大学以后，不管穿不穿道袍，仍是靠教会，也靠外来的布施。“施主”是或官或商或财主。中国的同类人从孔夫子起就是靠教书，靠做官，无论如何离不开朝廷。老子、庄子也是一样。秦始皇废私学，设“博士”，统一教育由官办，学法者“以吏为师”。从此以后，从汉到清一直没变。官学、私塾念的都是应付考试做官的书。所谓“隐士”也离不开官府。“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这是中外之异，也就是中国内部之同吧？对不对？

乙：依我看，由生活决定，中国的儒生首先必须具备使用价值，能直接或间接为朝廷所用。可以不做官，或者做不成官，但必须有可用之道，可为统治者或准备当统治者的人认为有用。各国的和尚、神父可以关门研究抽象的“终极”问题，住在庙里或游行教化，讲自己的科学和哲学，可以计算天上星辰而不必编定实用历法。中国儒生就不行。中国读书人躲不开政治，并不是从孔夫子才开始。我们没有外国那种宗教和神话的书。从甲骨卜辞起，古书都与现实政治有关。老子逃政治必须“出关”。孔子要逃也只有“居九夷”，或者“乘桴浮于海”。

甲：科学技术不必论，直到宋代沈括、元代郭守敬都兼通历算。连唐朝和尚一行都讲密宗又通天文历法。明以后“畴人”也没断。问题是，不讲这些又没有技术的儒生，只会讲道理，有什么用？怎么能“应帝王”？

乙：中国儒生讲的道理的共同点是建立序列。“有序”是任何统治者所必需的。“无序”不过是破人家的“序”的手段，目的还是建自己的“序”。建“序”大概是从孔夫子到康有为以及后来儒生的共同点。因此，尽管不同也都可以称为儒。他们的“序”的内容，从汉儒起是建“礼”，从宋儒起又建“统”，终于建“理”，大加扩展以至于能横贯佛、老以至外国，